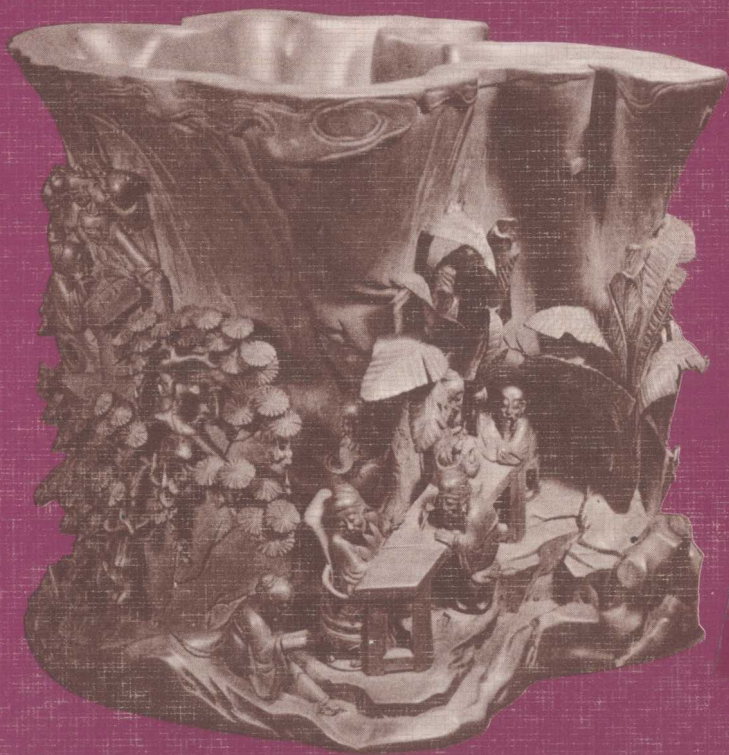


第五集

寶島蒐古錄

林 藜 著



林
藜著

寶島蒐古錄

第五集

台灣新生報印行

寶島蒐古錄 (第五集)

每冊定價新台幣伍拾圓整

著作者：林

黎

發行者：台

灣

新

生

報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

印刷者：嘉

信

印

刷

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一八二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寶島蒐古錄

封面設計：林 將

第五集 目錄

飄零女坎坷一生
紅毛計詐牛皮地
負義人報應不爽
陳迂谷譽滿台北
兩殘缺相輔相成
梁啓超展印台灣

一
一三
二一
三一
四一
四九

林半仙神通廣大
客東家得不償失
台灣守宮鳴徹夜
李望洋苦學有成
施琅上疏保台灣
鄉土神多采多姿

一六九
一八五
一九五
二〇三
二一一
二二三

莊俊元半個狀元

五九

侯氏石坊不曾污

二三七

林阿小勤奮興家

六七

友朋患難見真情

二四五

麻虱目國姓名魚

七九

鄭其仁力爭上游

二五九

賢媳婦再造家聲

八七

鄭崇和一門三傑

二六七

寶鳳女遇人不淑

九七

林全壽手刃豪強

二七七

陳秀才預知因果

一一七

劉日純父子行義

二八九

李同知生財有道

一二九

好兄弟協力清鄉

二九九

江樹君心富身貧

一三九

劉氏女計殲羣盜

三〇七

林雪村慷慨任俠

一五一

福智重修龍山寺

三一七

沈有容守護台海

一五九

落花生樸實無華

三二七

飄零女坎珂一生

為順人世情，這女心難過。

從此逐波流，一生多坎珂。

大概還在清初康熙年間，台灣後山卑南社一帶的利基利吉（今台東卑南鄉利吉村）那裏，住着一個年紀輕輕的山胞寡婦。她的丈夫，早在三年前因與另一族山胞作戰而犧牲了。自此，這位年輕的寡婦，便孤零零地，過着她那寂寞的日子。

那時唯一有歡樂氣氛的，只是家門前那叢子午花，還不時開得滿樹紅紅的，引來了許多蝴蝶，蹣跚地在旁邊飛舞。啊，燦爛極了！歡欣極了！可是，這花開得並不長久，午開子謝，短短的僅半天工夫而已。詩人曾描述過牠道：「有花有花名子午，枝葉蔓生結青玉。以巾裹之歸草堂，徧示女妹爭相逐。或言其形如車輪，四角璀璨三十幅……。」

本來，她丈夫留下來的財產，還有酋長那兒，按月發給她的撫卹糧食，只要省吃儉用，

過一輩子的平淡生活，那是絕對沒問題的。

於是，她認命了，日日守着這個孤零零的家，眼看太陽從東邊升起，又眼看它從西邊落下去，天天如是，月月如是，一晃，兩三年的光陰就這樣給流走了。

可是有一天，那年輕的寡婦，突然有一驚人的發現，發現了自己已懷了身孕。她驚懼之餘，不知應該怎麼辦才好！

「天啊！」寡婦嘆着氣說：「我丈夫已去了三年了，我又從沒做過那對不起天地的事，怎麼會懷孕的呢？」

她覺得這是一件見不得人的事，所以當她出門走路，戴着竹笠時，也拉得低低的，把自己的臉都給掩蓋了起來，免得被人們見了取笑。

但是，眼看肚子一天天的大了，圓了，這是紙包不住火的，怎麼辦？怎麼辦？

「走！走得遠遠的！」

忽然，電光石火般的一個念頭觸動了她。

這未始不是個好辦法。

「對！我要暫時離開故鄉，免得丟人現眼。」

她便這樣決定了。

×

×

×

就這樣，這位年輕的寡婦，便以探親爲名義，暫時離開了土生土長的老地方——卑南的利基利吉，而遠遠地走到太巴六九（在賓朗以西，今卑南鄉太平村）去，投靠了一位遠親，也在那兒暫時避避風頭。

在那兒，除了這位遠房親戚外，誰也不認識她，她也不認識誰。寡婦就這樣無憂無慮，也無牽無掛地過了半年的淡泊生活。終於有一天，瓜熟蒂落了。她生下了一個非常聰明而又可愛的女嬰，取名叫做「阿美娜」。

過了一段時光，這個聰明伶俐的阿美娜漸漸長大了，長得挺逗人喜愛的。然而，長久地寄人籬下，終不是個辦法。就爲了這個原因，年輕的寡婦便帶着她的女兒回到自己的故鄉——利基利吉來。

當然，一人出去，兩人回來。這又得另編一套美麗的謊言，才可以堵塞住那村人的悠悠之口的。於是，說什麼貧苦的遠親，送她一個女孩呀，也好減少自己來日孤寂的歲月呀等等，不一而足。

因為她應付得法，那蜚短流長的話語便給堵住了。

「寒來暑往，秋收冬藏」，光陰就這樣規律地，周而不息地循環着，變換着，一年年的過去了，阿美娜更出落得像一朵後山幽谷中的蝴蝶蘭般的美麗。

是的，女兒長大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寡婦便替她女兒選了一個年輕而忠厚的丈夫，把她嫁了出去。

可是誰也想不到，她倆婚後的第二天，那活生生的新郎，竟無緣無故的死掉了。

從此，寡婦家中的每一件事都不順遂，看啦，井水無故地乾涸了，汲不出水來了，飯也煮得半生不熟的，所種的山芋也沒有收成，甚至不怎麼大的颱風來了，把家屋也給掀去了頂；如果來了大颱風，豈不把整個家給刮平了嗎？

有一夜，風雨連宵，吹個不停，也下個不停。寡婦給弄得失眠了，她輾轉反側地，怎麼也睡不着。於是她思前想後，想得很多很遠，遠遠的從前，她總覺得她這個女兒有點邪門，家中各事凡是女兒經手的，一定弄不好，就連嫁丈夫也不例外。

於是，寡婦有點懷疑起來了：

「難道她是妖怪的化身？」

後來她愈想愈不對勁，她深深的覺得，自己無緣無故的懷孕，才生下這個女兒來，心裏便認定她是不吉利的象徵。

她這一思想邏輯的形成，可能是受了山地社會的迷信所影響。因此，她一不做二不休地，立即下定決心，把女兒送到遠門去。

首先，找來一隻大木箱，裏面放了一大桶食水，另外還有甜糕、芋乾、蕃薯乾等食物。然後，連同女兒一起放在大木箱裏，再加上一面蓋板，牢牢的把箱子頂上給釘住了。

等一切都準備好了，她就將大木箱推到家門前的卑南大溪上去，一任它隨波逐流地，在溪上漂流下去。

過了不知多少時光，大木箱子終於漂到下游虎頭山下的一個村子前面的岸邊來。

這時溪邊正有許多年輕人在捕魚，忽地看到大木箱子，冉冉地從上游漂了下來，這便好奇地下水去把它拉上沙灘來。

「裏面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一個年輕人邊說邊舉起標槍，打算戳破箱子來看個究竟，突然，箱子裏傳出了女人的乞求聲：「請不要戳破這箱子！」

「誰呀？誰在裏面？」大家面面相覷的吃驚地問。

「你們不要管我是誰！只要仍然把木箱子推落到水裏讓我繼續往大海去漂流吧！」

捕魚的小夥子們沒聽她的話，怎能見死不救呢？終於想盡辦法去打開那箱子的蓋，這便赫然發現有一個美麗的女人躺在裏面。

大家將她帶回村子裏去。因為她長得年輕貌美，村長很喜歡她，這就娶她為妻子。

幾年後，他們生下了兩個男孩。但到孩子長大後，村長也因病去世了，只留下她們母子三人朝夕廝守着。

有一天，這位年輕的媽媽，也是一位守寡的媽媽，把兩個孩子叫到跟前來說：

「孩子！你們知道外祖母的家嗎？」

孩子們吃了一驚，問道：

「媽！我們的外祖母還在人間？」

「是的！」

「那，為什麼我們從沒見過她？」

「唉！」她嘆了一口氣說：「你們不必問原由了。我現在只問你們想不想念外祖母？」

「當然想啊！」老大開口道：「但是光想又有什麼辦法呢？」

「那就好！」母親便摸摸他們兄弟倆的頭道：「我現在叫你們來，就是想要你們去接外祖母來和我們住在一起啊！」

「外祖母的家在那裏？」兩兄弟爭着問。

「她住在我們家門前那條卑南大溪的上游，那兒名叫利基利吉，外祖母家門前種着兩棵檳榔樹，還有一大叢子午花。我年輕時就愛戴這些花兒什麼的，外祖母家的標誌很明顯，那裏是再好找不過的了。」

「好，我們現在就去！」兩兄弟急着要走。

「等等！」母親喚住他們說：「請外祖母來時，順便拿兩串檳榔和一叢子午花回來，這些都是我未嫁前最喜愛的東西！」

兄弟倆依照母親的話，便走到卑南大溪上游的利基利吉村，尋找外祖母去了。

×

×

×

找了兩天，兄弟倆終於找到卑南大溪右拐的一條支流上去。那兒離開人家遠遠的，有一座獨立的小木屋。屋前高豎着兩棵檳榔樹，他們兄弟倆立即走上前去看個究竟。

「哥哥，這兒真的有着——叢紅紅的子午花呢！」

弟弟像發見了什麼新奇的东西似的，驚喜地大叫着。

「那一定是外祖母的家了，準沒錯！」

哥哥也附和着說。

於是，兄弟倆便不約而同的走上前去。「彭彭彭」的，先敲打了幾下木板門。

然後，有人開門出來了，那是個老太婆，一點也沒錯，同時她還開口問道：

「誰呀？」

「是我們，外婆！我們來接你了。」

兄弟倆又不約而同的回答了這麼一句。

稍稍遲疑了一會，老婆婆睜大了眼睛又說了：

「噢，你們是誰？爲什麼你們叫我做外婆？」

「當然要叫你做外婆啦，我們的媽媽是你的女兒！」

老婆婆心中忽地起了很大的震驚。她覺得今天的事有點蹊蹺，可能這兩個男孩真的是她的外孫，但是一想起她的女兒，總覺得她有點邪門，這就再也不敢去惹她了。自從把她裝在

木箱子裏，隨水漂走後，她自己的一切都正常了，再也沒有不如意的事發生過。雖然生活從此孤零了點，艱苦了點，但她自己早就過慣，也沒有什麼地方感到不方便……。

如今驟然冒出這兩個小鬼來，她深怕再遇上了邪門，只好忍心地，咬緊牙關對面前兩個小鬼說：

「我沒有女兒！」她終於搖搖頭：「你們是打那兒來的野孩子？休想騙我！」

「不！是真的。我們的母親自從嫁到下游的那個村子去後，就一直沒回來過。今天特地叫我兄弟二人前來接你老人家前去團聚哩！」

老婆婆聽了，心中再度一震。人，到底是有親情存在的。自從女兒給送走後，她也曾朝思暮想過，想得頭髮也不知白了多少，有好幾次東方的天色才稍露魚肚白的時候，她就給前來偷採她家門前的子午花的聲響所吵醒。於是，她就好幾次偷偷的，打從門隙望出去，但也好幾次給她以無比的失望。因為來偷採子午花的愛花女孩，只是鄰近的幾個小孩，沒有一個是她日思夜想的寶貝女兒。

就在這一瞬，心靈的空虛，真是無法可描述形容得出。這情形，真的像當年詞人所述的：

「人影窗紗，是誰來折花？」

折則從他折去，知折去向誰家？

簷牙，枝最佳，折時高折些。

說與折花人道：須挿向鬢邊斜？」

——宋蔣捷詞，調寄霜天曉角。

×

×

×

沉默了好一會。

「嗨，外婆，我們走吧！」

兄弟倆在一旁催促着。

老婆婆聽了，再度把心一橫，說道：

「我告訴過你們，我沒有女兒！我女兒已在多年前落水死了。」

「可是——」

兄弟倆還想加以解釋。

老婆婆却不耐煩地，揮揮手叫他們出去。說道：

「你們別以爲我年紀老了就好騙。告訴你：我才不吃你們這一套？你們還是趕快走！不然的話，我要叫人來攆你們了。」

他倆沒辦法，正打算離開。弟弟却記起母親的話，便對哥哥說道：

「我們不能空着兩手回去，至少要帶着媽媽心愛的子午花和檳榔子回去呀！」

「對！」哥哥應和着：「你採子午花，我上樹去摘檳榔子！」

說着，哥哥三步兩腳地便爬上了檳榔樹上去了，摘呀摘的，一下不小心，「拍」的一聲便給摔了下來。好在地上都是些爛泥巴和野草，不然的話，早就給摔死了。

可是，這一下摔得也不算輕，看他好半天還是爬不起來。

老婆婆這就本能地，立即跑上前去，把他抱回自己的床上，給他揉呀揉的，揉了好半天，又找來些什麼油膏，往他身上塗呀抹的，到底是骨肉連心，這一摔，就好像摔在她自己身上似的，痛苦極了，難過極了！

這時，只聽到「哎喲，哎喲」的呻吟聲，不絕於耳。

同時，老婆婆的眼淚，也不住地簌簌的滾了下來，活像一串斷了線的珍珠。

就這樣，爲了維護這孩子的安全，這位身爲外婆的老寡婦，也就顧不了什麼邪門不邪門

了，決心回到她女兒的身邊去，好彌補一下往日的虧心，也好享她幾年的清福。

人們爲這事紀句道：

「爲順人世情，遣女心難過。

從此逐波流，一生多坎坷。」